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死魂灵

[俄] 果戈理 原著

肖云儒 缩写

华夏出版社



死魂灵

→ [俄] 果戈理 原著
肖云儒 缩写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魂灵/(俄罗斯)果戈理著;肖云儒缩写.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

(世界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ISBN 7-5080-2993-3

I. 死… II. ①果… ②肖…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缩写本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9020 号

责任编辑:许 婷 赵晓燕 韩 平
安 慧 友 葵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730×988 1/32开本 6.25印张 110千字 2插页
2004年1月北京第1版 200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8.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作品内容提要

乞乞科夫来到某市，交结了省长、税务厅长、警察厅长等官僚，向这一带的地主收买已经死去而尚未注销户口的农奴——死魂灵，想冒充活农奴抵押给监管委员会，骗取巨额押金致富。在极尽波澜曲折、丑事即将败露之际，逃之夭夭。作品随着乞乞科夫遍访地主庄园，展示了俄罗斯外省地主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耽于幻想而又惊人懒惰的玛尼洛夫，闭塞、迷信、一门心思攒钱的柯罗博奇卡，迷于声色犬马、吹牛打架的诺兹德廖夫，以贪婪、粗野和诽谤同伙为能事的索巴凯维奇，还有怪吝鬼普柳什金等等。这些人物像一个个窗口，将寄生在农奴制上的地主贵族空虚的精神、堕落的道德、卑琐的志趣、动物式的贪欲展示无遗，透视了农奴制衰亡、没落的必然结局。此书以俄国的“病态历史”震撼了整个社会，被认为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

作者在完成第一部之后，侨居国外六年，脱离了国内先进的思想界和人民生活，思想由反对农奴

制蜕变到肯定农奴制，在第二部写作中曾两度焚毁原稿。现在的第二部系残稿，内容多有间断，但可看清大致脉络。

目 录

作品 内 容 提 要	1
第 一 卷	1
第 二 卷	132

第一卷

1

省会一家旅馆门前，驶来了一辆弹簧轻便小篷车。车里坐着一位先生，不算漂亮，却不难看，不太肥，也并不瘦，不能说老，又不很年轻。

他的到来没有引起任何骚动，只有旅馆的伙计跑出来迎接。伙计手里还拿着餐巾，忙忙叨叨领着绅士上楼去看房子。房子实在普通至极，旅馆是常见的旅馆，卧室是常见的卧室，每天两卢布就能开一个单间。这本来是一个套间，通向隔壁的门，用五斗柜凑合着挡开。墙角露着红里发黑的砖头，旮旯里爬着李子干似的蟑螂。

马夫将绅士的行李搬进来了。一只磨损了的白皮箱，一只嵌花的小红木匣，几副皮靴楦头和一只蓝纸包着的烤鸡。看来此公云游已久。

仆人收拾房子的时候，那绅士跑到旅馆的大厅里去了。心不在焉地将乌黑的墙壁、乌黑的蜡烛台和除了一对仙女的大乳房再也看不清什么的油画浏览了一眼，便脱了帽子，解下脖子上花花绿绿的毛线围巾，叫菜开饭。伙计应声而上，手掌灵活地端上盘子，里边像海边的鸟儿一样，站着许多杯盏。一

趟一趟，旅馆餐厅的各项保留节目便摆到了桌上。有菜汤加酥皮甜馅饼，还有豌豆煎牛脑、白菜香肠、炸母鸡、腌黄瓜。上菜时，绅士和伙计有一句没一句拉着闲话。这旅馆谁开的？现在谁经管着？赚钱还是蚀本？在文明的欧洲和文明的俄国，有一批可敬的先生，吃饭时倘不说几句废话，或者拿侍者开开心玩笑，那是会食欲不振的。

不过他也有一点不同，除了闲聊，还着意打听城里的大官们，省长呀，民政厅长呀，检察长呀，一个不落。打听得更详尽的是这一带出名的地主，谁有多少农奴，庄园有多远，脾气怎么样，是不是常到城里来。对这一带有哪些流行病，也问得很仔细。看来不像只是出于好奇。这绅士言谈举止很是神气。擤起鼻子来，像吹响了喇叭，使侍者不由得产生了极大的尊敬。以致每逢喇叭声响起，侍者就把腰一挺，略略低头，问道：“您还要些什么？”

用完午餐，绅士端起一杯咖啡，瘫在沙发的靠垫上，打起了哈欠。他让侍者领自己回房，一躺下便睡了两个钟头。醒来后，侍者送来纸片，要他写下自己的头衔、姓名，以便呈报警察局。写完，侍者一个字一个字读那条子：六等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

这时候，乞乞科夫已经出门逛街去了。原来这座城市一点不比别的省会逊色，挺叫人满意。你看那房子，有的散立在空旷的路边，被浓密的树篱掩

映着，有的挤成一团，和稠密的人群相交织。砖房漆成鲜明触目的黄色，木头房子漆成谦恭朴素的灰色，还附有漂亮的阁楼。商店的招牌图文并茂，画一条蓝裤子，下面写着“某某裁缝店”，画两个打台球的人，下写“台球房在此”！还有一家小饭馆，招牌上画一条身上插着叉子的大鱼。更多的招牌上画着双头鹰国徽，由于叫烟熏得看不清，便重新简单地写上“酒店”二字代替。有的小贩当街支起桌子，叫卖胡桃、肥皂和挺像肥皂的姜饼。公园里只有几株枯瘦的树，树身却支着油得碧绿的三脚架。对此，报纸在节日的报道中写道：“幸蒙当局之德泽，本市遂有公园，遍栽嘉树，郁苍茂密，虽当炎夏，亦复清凉。”又说：“市民因感谢之洋溢而战栗，因市长之热心而泪如泉涌，此情此景令人感动莫名而掷笔三叹也。”

乞乞科夫向岗警问清了到教会、衙门以及省长家最近便的路，便打道回店。途中顺手揭了一张戏院的广告，好回去细看。又直着眼盯了一会走在木质人行道上的漂亮女人。回到店房里，泡上茶，点蜡烛，从袋里摸出广告，眯缝着右眼读起来。不过是上演一个德国人写的诗剧，除去男女主角，都是末流角色。但他还是看完了所有的介绍文字，连票价和广告印刷所都没放过。还翻过背面，生怕漏掉什么。所幸背面什么也没有，这才擦擦眼睛，小心地叠起广告，习惯性地收进那个装着零七八碎的小匣子里。最后，他大约是吃了一盘冷牛肉，喝了一杯酸饮

料,用我们俄罗斯的说法,鼾声如雷地进入了梦乡,结束了这一天。

第二天,乞乞科夫遍访了市里的要员。先到省长那里执礼致敬,然后拜望副省长、检察员、民政厅长、警察局长、专卖商、市立工厂督办。连卫生督察和市政建筑技师,也登门表示了敬意。直到在马车里掰着指头再想不出来哪些官员没有拜访,才作罢。和权贵们交谈,他一律巧妙地恭维奉承。对省长说,来贵省有如登天堂,道路像铺上了天鹅绒,又说,能够任用贤能的当局实在值得大大赞扬。在警察局长面前狠说了一通岗察的好话。明知副省长和民政厅长不过是五等文官,却故意错叫了两回“大人”。结果是,省长邀请他出席当晚的家庭宴会,别的要员也各有表示,有的请吃中饭,有的要和他一道玩牌、吃茶点。

关于自己,乞乞科夫尽量少谈。非说不可时,也是泛泛几句。他说他在这世界上不过是一条无用的小虫,他经历了许多事,也曾为真理受苦,树敌甚多,现在但求安宁,想找个小地方住下来,一到市里,首先拜谒诸公而致敬意,实乃责无旁贷云云。

乞乞科夫回店睡了一会午觉,便为了晚上的宴会专心致志地打扮起来。在脸颊上抹满肥皂,用舌头从里面顶起,刮了好一阵胡须。然后拿过毛巾,从耳后开始,无处不到地细擦那张圆脸。还对着侍者的脸,痛快地清了两次鼻子。套好硬胸,剪掉两根露

出的鼻毛，便穿上了赭桔色带闪光点的燕尾服。

省长府邸一片辉煌。门前车水马龙，一辆辆弹簧马车亮着灯。门口站着两个宪兵。前导骑手们的吆喝声平添了一股热闹，真是光耀显赫。大厅里，一切洋溢着光明，烛光灯火和女士们亮闪闪的服饰，使乞乞科夫不由得眯了好一阵眼睛。黑色燕尾服三五成群在大厅里蠢动，活像大热天聚在白糖块上的苍蝇。省长抓住乞乞科夫的胳膊，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夫人，他很得体地说了几句中等官阶和中年男子应该说的应酬话。

一会便让出中间的地方跳舞，乞乞科夫背着手在旁边看。女士们穿得漂亮、时髦，也有的用省城的行头胡打扮一气。绅士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瘦子，老是死乞白赖地缠女人。他们或有一张刮得精光的脸蛋，或有一部梳得很漂亮的连鬓胡子，用流利的法国话逗得太太们笑个不停，很有一点彼得堡情调。另一类是胖子，或者像乞乞科夫那样不肥不瘦，他们对女人躲之唯恐不及，只关心着家丁摆出牌桌来没有。这些先生大都剪着短发，脸益发显得滚圆，上面撒着疣子或麻瘢。胖子们都是些城里可敬的大员。看来，这世界上胖子比瘦子有本事。胖子的燕尾服不及瘦子漂亮，钱柜却满满的。他们稳稳当当坐在头把交椅上，不到椅子散架决不让位。在博得了各种尊敬之后，便辞官下野，一变而为体面的俄罗斯地主，平安而幸福地过活。只是他们瘦削

的子孙却总又遵照俄罗斯的惯例，飞毛腿似的把祖业踢腾个一干二净。

我们的乞乞科夫看准了这一点，便掺乎到胖子堆里去。这里有许多熟面孔哩——常常诡秘地眨巴左眼的浓眉毛检察长，矮小而爱说俏皮话的哲学家邮政局长，通世故惬人心的民政厅长——都像老朋友似的招呼他。他一一弯腰，文雅而又殷勤地答礼。这当口，发现了两位新朋友：地主玛尼洛夫和索巴凯维奇，更使他兴趣大增。他悄悄向审判厅长和邮政局长打听，他们有多少农奴，多少地？农庄经营得怎样？不大一会便施展魔法和他俩成了老相识。玛尼洛夫正值壮年，眼睛糖似的甜，笑起来细成一条线，拉住他的手，一个劲恳请他光临寒舍，“不远的，也就十五俄里吧”，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乞乞科夫恭敬地点着头，说登门拜望乃莫大的荣幸，也是神圣的义务。索巴凯维奇则用语简洁，略一弯腰，脚跟一碰：“请上我家来玩。”他穿着大得吓人的长靴，在俄国神话式的巨人和骑士已经绝迹了的今天，恐怕找不到能够适合这长靴的大脚了。

第二天，乞乞科夫到邮政局长家吃午饭，饭后开了牌局，直到下两点。牌桌上又结识了一位叫诺兹德廖夫的地主，三十岁光景，爽快麻利，几句话便称兄道弟起来。再一天晚上，乞乞科夫和大家来到民政厅长家，主人穿着有点油渍的睡袍出来迎接客人们，也不管其中有两位太太。后来他又到副省长

家消磨了一个夜晚，出席了专卖商的大型午宴和商会会长晨祷后的茶会……他几乎脚不沾家，回到店里不过是睡个觉罢了。

乞乞科夫事事善于应付，处处显示出是个有经验的上流社会绅士。要谈养马场，咱们就说养马场。要谈良种狗，他定有中肯的意见。扯到某个案子吧，他马上表示出对法院那一套把戏早已了然于胸。打台球，他并非一窍不通。也能含着热泪娓娓动听地谈美德懿行。侃酿酒头头是道，评述起海关官员们，就好像自己干过似的，一切都能对付下来。声音不高不低，措辞恰如其分。任何场合他都是一位好绅士，所有官员都高兴他的光临。省长说他是老实人，检察长说他是精干人，宪兵上校说他有学问，民政厅长说他博学而可敬，警察局长说他可敬而可爱，局长太太则说他可爱而知礼。连不大说人好话的索巴凯维奇，那天夜里回家，脱掉衣服躺到精瘦的太太身边时，也忍不住说：“宝贝儿，今天我结识了六等文官乞乞科夫，真是个叫人喜欢的人！”太太“哼”一声，蹬了他一脚。

这些夸奖在城里流布开来，一直到他要了一个“花枪”，令全城的人目瞪口呆时为止。

2

每天就午餐，赴晚会，过着快活的日子，我们的

乞乞科夫在城里已经住了一个多礼拜，终于决定要去城外访问那两位地主，玛尼洛夫和索巴凯维奇了。一大早，他就吩咐马夫谢里方套车，跟班彼得卢什卡则留在店里看行李。

这两个仆人当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但作者是个像德国人那样审慎周详的俄国人，喜欢把一切交代周详，因而还得写几笔。彼得卢什卡不合身地穿着老爷给的棕色旧常礼服，长着他这种身份的人都有的那种大鼻子和厚嘴唇。不爱说话却好学不倦。喜欢一个字一个字出声地读书。英雄美人故事、识字课本或祷告书、化学书，都一样全神贯注。他的乐趣并不在内容，而在自己能够将字母拼出一个一个字儿来。他有两大特征，一是喜欢和衣而卧，常穿着那件常礼服躺在床上读书，以致把床垫碾成了薄饼；二是身上始终有一股子特别的气味。哪怕是一间没住过人的空屋，只要搬进他的随身物件，那味道像是十年前就住了人似的。乞乞科夫本是个有点穷讲究的主子，可是，每天早上当彼得卢什卡的气味钻进他灵敏的鼻子，也只能皱皱眉、摇摇头，说道：“鬼家伙，又出汗了吧？快去洗个澡！”这跟班并不答理，只管干他的事，他也许心里在说：“老爷，真有你的，同样的话说四十遍了，不嫌腻味！”

马夫谢里方却是另一种人……且慢，作者在这里一个劲唠叨下等人，各位可能不悦意了。我知道俄国人大都喜欢巴结比自己高一等的人，并以此为

荣，哪有时间去听你啰嗦下等人呢？还是回到我们的主角——绅士乞乞科夫身上来吧。

却说他命马夫备车后，便开始洗漱。用吸了水的海绵从头顶擦到脚尖，用剃须刀将两颊刮成光滑的缎子，穿起那件带闪花点的赭桔色燕尾服，再披上熊皮外套。旅店侍者身前身后地忙活，搀着他的胳膊下了楼，上了车。车辚辚，马萧萧，一路出了门。过路的神甫向他脱帽致敬，几个破衣烂衫的野孩子伸出手乞讨，有一个差点爬上了踏脚板。谢里方恰到好处地甩了一鞭子，马车在石子路上蹦跳着兀地跑远了。乞乞科夫的头在车篷上碰了几下，车子便来到松软的泥路上。

出城后，两边展开着他看厌了的荒芜景致儿。土墩儿啦，低疏的小杉树林和小松树林啦，烧焦的老松树枝干啦，野生的杜松啦。间或有拖成一条线的村落，房屋像堆积着的旧木柴垛。灰色的屋顶下，总有几个穿羊皮袄的庄稼汉坐在门口打哈欠。窗口上娘儿们在窥探，身下常常露出一头小牛或乱哄着的猪。千篇一律，一律千篇！

马车跑过了十五里，还不见庄园的影子。问路边的两个庄稼汉，说是前边不远朝右一拐，山上有座砖头砌的二层楼，就是玛尼洛夫老爷府上了。他们又走了两俄里，才拐入岔道。在岔道上又走了大约三四里路，还不见砖楼。乞乞科夫忽然想起谁的名言来，在俄国如果朋友邀你作客，说他家只有十

五里,就等于说三十里还不止的哟。

好不容易玛尼洛夫村出现了。石楼迎着四面吹来的风,孤零零站在山岗上。斜坡上铺着修剪整齐的草坪,砌着几个种着紫丁香和黄槐刺的英国式花坛。透过疏疏的小叶赤杨,有一座蓝柱绿顶的圆亭,匾上写着“凝神殿”三字。再走几步,有一个飘着绿色浮萍的池塘,也带着一点英国情调。山岗下,沿路摆开农夫的灰色小木屋。不知为什么,乞乞科夫细细地数起来,有两百多幢哩!这些屋子裸露着粗笨的圆木,没有一点掩映的绿色。两个娘儿们撩起裙裾,站在没膝的池水中拉网捕鱼。网里有两只龙虾和一条银光闪烁的鳊鱼。她们争闹着什么,给周遭的风景添了点活泛之气。松林在远处涂上一抹单调的青苍,天色也来凑趣:不明不暗,亦亮亦灰,和风景正好相宜。再加上一只雄鸡,冠子因风流韵事被啄了一个窟窿,还颇为得意地拍着那被撕成烂席似的双翅,喔喔叫着,这幅图画便补充得更完备了。

哦,主人穿着绿色毛呢常礼服站在阶沿上了,手搭凉棚端详着驶近的篷车。车子愈近门口,他愈快活,笑得也愈开朗了。

“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一下车,他就喊起来,“您总算记起我们来啦!”两个朋友亲切地接过吻,便朝客厅走去。

这位地主的小照很不好画,他不像有些人,有亮晶晶的黑眼睛,浓密的眉毛,深深的抬头纹。他的

性格只有上帝才说得清。有这么一种人，平平常常，不好也不坏，如俗话说的，既不是城里的张三也不是乡下的李四——玛尼洛夫就可以归在这一类人里。

他长得体面，招人喜欢，但总夹着一种讨好人的甜腻味。笑起来极为媚人，交谈的头一分钟，你真想说：“一个多么惹人爱的好人啊。”到了第二分钟，便什么话也不想说了。再过一分钟，你会想：“呸，鬼才知道他是个什么玩意儿！”一心要躲开他，躲不掉那真是无聊死了。有的人触着了痒处，会痛痛快快倾吐几句，你别想从他嘴里听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嗜好：这个人喜欢猎豹，那个人自认为是音乐爱好者，第三位是美食家，第四个总不认命，想爬得更高一点，第五个做梦也想和权贵在一起散步，第六个天生一双总想下注押宝的手，第七个人则习惯指指划划，尤其爱找驿站长或马车夫的茬儿。谁都有点什么，只有玛尼洛夫没有。

在家里他不大说话，总在沉思冥想，想些什么只有上帝知道。说在经管田产吧，却从来不察看他的庄稼地。要是管家说：“东家，我们还是如此这般去办吧。”他一边抽着长烟杆一边照例回答：“好的，这倒不坏。”要是有一个庄稼汉搔着后脑勺对他说：“老爷，放我干点私活吧，好缴人头税。”“去就是了。”他想也不想，那汉子是不是借此去酗酒。有时，望着自己的村子和池塘，会出神地嘟囔，如果在门